

蠡

勺

編

二



蠡勺編卷八

史記

漢太史令夏陽司馬遷子長承尙書魯史之後據左傳國語采世本國策述楚漢春秋接以後事迄於天漢發凡起例創爲全史而歷代之作史者遂莫能出其範圍誠史家之極則也陳振孫直齋有言曰著書立言述舊易作古難六藝而下有四人焉撫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憑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三閭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其比後可以爲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史記編次

陽湖趙氏翼曰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卽編入一篇不待撰成全書後重爲排比故李廣傳後忽列匈奴傳下又列衛青霍去病傳朝臣與外夷相次已屬不倫然此猶曰諸臣事皆與匈奴相涉也公孫宏傳後忽列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傳下又列司馬相如傳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傳循吏後忽列汲黯鄭當時傳儒林酷吏後又忽入大宛傳其次第皆無意義可知其隨得隨編也

史記亡佚

張氏晏曰史遷歿後亡景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斬蒯成列傳元成間褚

少孫補作武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顏師古曰、本無兵書、張說非也、陳直齋謂今此十篇皆具在、褚所補武紀、全寫封禪書、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書、二列傳、皆猥釀不足道、而其餘六篇、景紀最疏略、禮樂書、膽荀子禮論、河間王樂記、傳靳列傳、與漢書同、而將相年表迄鴻嘉、則未知何人所補也、

近本史記之誤

楊升菴曰、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苦爲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原有也字、須溪批云、此耳也字異、應陵劉辰翁諱孟號須溪宋亡不仕讀書精博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爲一句、長卿故倦游爲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又曰、始皇本紀後、有低兩字一段、班固漢明帝時所謂秦紀也、其事雖略、而其文法最古、太史公所以謹錄之、欲以互證而備遺也、亦如酈生傳後、又附酈生書之例、今本作平頭刻、不復低兩字、人亦不知爲何意也、索隱註、亦昧此、惟魏了翁古今考僅存其說、

史記去取失當

元鑾城李氏曰、史記載四凶事、堯本紀云、舜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舜本紀則云、流混沌、窮奇、檮杌、饕餮于四裔、以禦魑魅、全引左氏語、或曰、欲其事互見、予以爲非是、蓋左傳及國語、事同而語異者幾半、惟輯之爲二書、使各

自爲義。所以爲互見也。今史記一書。而所載不同。其意雖若互見。然于文字實爲冗複。此不可不察也。倉公淳于意傳。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又問方技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而史記盡具所對。史筆不當如此。正當云意所對凡數十條。皆詣理。可爲後人法。則足矣。自不必廣錄而備書之也。其有篇翰之富贍者。亦當載其目而略其辭。惟有切於天下國家之大利害。如董仲舒之三策。賈誼政事書。過秦論之類。而後不可不盡錄。屈原傳。原勸懷王殺張儀。其事纖悉備書。然楚世家載勸殺張儀者爲昭雎。而屈原沒不復見。若以爲昭雎本主此事。原特副之。則屈原傳略無昭雎一言何耶。此蓋舊史去取失當。遷筆削時。不暇前後照顧。遂使世家與列傳異辭也。遷又誤以燕簡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作寵姬。又以子我爲宰我。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宜蘇子瞻摘遷之妄也。丹徒王夢樓亦謂其春秋時祇爲管晏二人作傳。其他列國名卿大夫。概從闕略。如子產相鄭數十年。僅雜之循吏而已。其意以管仲能忍辱以就功名。晏嬰能脫友于患難。觸著自家痛處。故置之列傳中。其傳伍員亦此意。至游俠貨殖諸傳。雖纂述甚工。直謂之壞人心術可耳。論列古今。用爲萬世大業者。固如是乎。又漢高祖諸詔。文帝賜南越王書。賈董策。量錯論事諸書。於紀傳中皆削而不錄。獨于司馬相如淫靡之賦。則詳載本傳。無少遺者。其去畱之意。亦殊不可解也。

五帝本紀闕少昊氏

李敬齋曰。孔安國尙書序言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是以三墳當三皇。五典當五帝也。然司馬遷史記則云。嫫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元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生高陽。是爲帝顓頊也。顓頊崩。而元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嚳父曰蟠極。蟠極父曰元囂。元囂父曰黃帝。自元囂至蟠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卽帝位。高辛于顓頊爲族子。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嫫祖氏女。生嚳。帝嚳崩。而嚳代立。嚳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爲帝堯。又曰。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司馬遷所記止此。而所謂少昊者。絕不稱道。甚可疑也。據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卽黃帝子青陽是也。又春秋左氏傳。文公十年少昊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註云。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然則黃帝崩後。少昊卽位。爲得其實。故孔安國以黃帝爲三皇之末。以少昊爲五帝之首。而次及高陽高辛氏也。今司馬遷乃云。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顓頊崩。帝嚳立。帝嚳崩。帝嚳立。帝嚳崩。而帝堯立。帝堯崩。而帝舜立。是黃帝歿後。殊無名少昊者也。則諸書何爲備數以爲五帝乎。蓋元囂卽少昊氏。而司馬遷謬誤。不載錄耳。司馬遷又謂元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此又妄也。當是昌意先降江水。後降若水。司馬遷旣不以元囂爲少昊。謬爲青陽。降居江水。昌意降若水也。皇甫謐云。黃帝在位百年而崩。而通鑑舉要曆云。黃帝在位六十五年。謐又云。顓頊在位七十八年。舉要曆云。顓頊

在位一十八年。豈少昊在位之年。或在黃帝六十五年之後。或在顓頊一十八年之前也耶。

周本紀佚共伯和

周本紀言厲王虐民。民畔。襲王。王出奔彘。弗敢返。二相周公、召公相與協和。共理國事。故稱共和。非也。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顏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名。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又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曰。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請以爲天子。卽王位十有四年。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爲祟。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遙行志于共山之首。太史公乃以爲周召協理行政。號曰共和。傳莫菴謂舍可據之共伯和而傳會其說。史記之失多類此。然竹書出晉太康中。史公實未之見也。

義帝不立紀

楊升菴曰。樂器圖有義嘴笛。謂笛上別安嘴也。深衣圖有義欄。謂衣外別安欄也。唐人稱假髻曰義髻。彈箏銀甲曰義甲。項羽尊楚王孫心爲帝。不曰楚帝而曰義帝。猶義父義子之稱。其放弑之謀。不待如約之言而後萌矣。按東坡謂義帝爲天下賢主。項梁旣死。卽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見宋義論兵事。卽以爲上將軍。獨遣沛公入關。致命如約。其智略信義有足多者。顧史公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焉。獨不思漢高項羽皆北面事之者乎。律以史法。似有未協。

漢家不知所祖

鄭漁仲通志高帝紀弁言曰。劉者。東周畿內之地名。杜預云。緱氏西北。舊有劉亭。是也。緱氏。熙寧中省爲鎮。入偃師。隸河南。劉氏者。成王封王季之季子。食采於劉。是爲劉康公。劉氏受氏。實由此始。自康公之後。有劉定公。劉獻公。劉宣公。劉文公。世爲周卿士。故劉氏爲著族。漢儒之言劉氏。乃用晉史蔡墨之言。謂陶唐氏之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事孔甲。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其適晉者爲范氏。范武子奔秦。復歸于晉。秦人歸其孥。留于秦者爲劉氏。戰國之際。秦師伐魏。劉氏從征。爲魏所獲。魏遷大梁。徙都于豐。故劉氏亦居豐。然劉氏本于康公。地著世系。兩皆明信。不知劉累者。因何氏劉。曾無本末。且劉也。范也。以邑命氏者。豕韋也。唐也。杜也。以國命氏者。御龍也。豕龍也。以技命氏者。此古者命氏之義也。若如此論。則御龍以來。數更氏矣。舍劉而用御龍。舍御龍而用豕韋。舍豕韋而用唐杜。舍唐杜而用范。且范氏旣又爲士氏。隨氏。今武子處秦之裔。旣不以范。以士。以隨。又不以杜。以唐。以豕韋。以御龍。而獨以劉何也。高帝起於微賤。不知族世。且親莫如母。不知其姓。但諡昭靈后而已。近莫如大父。不知其名。但以居豐。呼爲豐公。如此。則漢家祖禰可謂荒唐矣。高祖卽位之後。採諸儒之言。汎祀其先。所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其義爲范氏仕晉。故用晉巫以祠仕晉者。武子之後。畱秦。故用秦巫以祠畱秦者。隨魏遷梁。故用梁巫以祠遷梁者。後居于豐。故用荆巫以祠居豐者。豐。荆地也。然天子之祀。必世

代歷歷遠近有差。昭穆有別。或壇或墀。有毀有遷。猶恐其濫。今漢家之祀其先也如此。良由不知所祖求之多方。庶幾或中。漢儒又從而推之。以陶唐爲火德。漢承堯運。斷蛇著符。旗幟尙赤。協于火德。自然之運。得天統者何哉。

昭靈夫人

宋吳虎臣曰。東萊先生記晁伯字載之。學問精確。嘗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盃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高祖紀止云。漢王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追尊先嫗曰昭靈夫人。其詳見于陳留風俗傳云。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遣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于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

漢封王子

漢制。王子封王。其郡爲國。制傳一人。相一人。傅稱太傅。相稱丞相。皆二千石。又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秩皆二千石。百官如朝廷。漢惟置傅相。其御史大夫以下。自置之。景帝時。七國誅滅。遂令諸王不得治民。令內史治之。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以下官。武帝朝。令相治民。如縣長職。改太傅曰傅。云見博雅錄。

漢舉孝廉

孝武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東漢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

夷亦舉二人。和帝以爲不均。詔丁鴻等議之。鴻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一百萬五人。一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仁和沈梅村曰。孝廉之舉。所以正人心。勵風俗也。無其人。雖數歲可以不舉。有其人。卽十室之邑。亦不當以數限之。旣限以數。則人慮其難舉。肯自勵者少。自勵者少。則羊質而虎皮者。轉得倖獲矣。東漢之末。此途尤爲溷淆。雖大奸慝如曹孟德。孫仲謀。亦與是選。豈不政坐是哉。

禮書

方望谿曰。是篇之義。蓋痛古禮樂遭秦而廢。歷漢五世而終不能興也。子長未敢斥言之。故傷其心於往事。而稱孔子以正名不合于衛。而徒志痛焉。讀史提要錄曰。三代禮樂。雖壞于秦。而齊魯之士。講誦不輟。觀武帝時。河間獻王猶得邦國禮五十六篇。則非盡亡可知。叔孫通不力反于古。乃徒襲秦故。遂使先王之制。淪沒不振。太史公謂其希世度務。其罪通者深矣。魯兩生之不肯行。蓋已窺見其隱。百年後興之說。特借詞以拒之耳。迨後文帝不聽賈生之言。復古禮樂。亦緣先有縣叢之儀塞之也。厥後曹褒繼叔孫通撰禮制。亦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後世不傳其書。而舛謬亦可概見。夫以制作重任。始付之叔孫通。繼付之曹褒。皆因陋就簡。故不能成一王之法。范氏曰。禮云禮云。曷其然哉。蓋深慨之矣。

管蔡世家

惲子居曰。太史公著管蔡世家。始書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最少。末書曰。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爲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無所見。以後世史例言之。同母兄弟。不宜書于周本紀。而魯世家宜書。太史公不書。其懼傷周公之心與。然必書之。管蔡世家者。所以見聖人之不幸也。且管叔蔡叔均罪。而管叔無後。不得有世家。太史公不書曰。蔡世家。而曰管蔡世家。蓋聖人之處兄弟也。盡乎當然之仁義而已。使管叔有後如蔡仲。周公必言于武王。如蔡仲之封。豈有異哉。太史公之心。足以知聖如此。故曰。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也。

趙世家存孤之疑

春秋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左傳。莊姬爲趙嬰之亡故。嬰通於趙朔之妻。故原屏放諸齊。原卽趙同屏。卽趙括嬰之兄。譜之魯侯曰。原屏將爲亂。公乃殺之。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杜註。武。趙武。莊姬子。莊姬。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趙盾有功晉國。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殺同括時。以其田與。祁奚至是。復歸趙氏。其敍趙氏孤事止此。卽國語郵無恤。智伯。韓獻子之言亦止此。無所謂屠岸賈。又無所謂程嬰。公孫杵臼也。自太史公作

趙世家不取左氏而取異說。于是保孤之事播爲美談。宋元豐四年遂追封晉程嬰爲成信侯。公孫杵臼爲忠智侯。立廟絳州。又紹興十一年八月立祥德殿于臨安。尹起莘謂二公死生忠義至是封之。足以見祀晉趙武及程嬰公孫杵臼韓厥也。神宗激勸之典。周靜軒謂一存孤一死節是誠晉之義士。贈爵立廟爲得其正。而孰意其事之至等于烏有哉。故朱子曰。左傳趙朔旣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于公宮。安得有大夫屠岸賈者與兵以滅趙氏。而程嬰杵臼以死衛之之說也。近人陽湖趙耘菴亦以史遷之說爲妄。辨之甚詳。載所著陔餘叢考中。然劉向新序已有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之語。唐司馬貞述贊亦有岸賈矯誅韓厥立武之語。居岸復姓稱岸賈亦失當。宋謝枋得對魏天祐亦有程嬰杵臼皆忠於趙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之語。合之尹起莘周靜軒諸說則此事似非盡無稽。故明儒陳氏霆曰。左氏爲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敘其後而不暇追悉其初。史記則追敘本末。故特詳著焉。是又一說也。存疑可也。

淮陰侯列傳贊

王禹卿曰。自漢以後將才未有高於韓信者。高祖固深忌之。況克齊不報而自立爲王。約共擊楚而按兵不赴。愈有以深高祖之疑矣。然漢旣定天下。信以列侯居京師。雖有快快之心。實無能爲。而乃用謀反夷三族。漢得無少恩乎。且蒯通游說時。信手握重兵。身係楚漢之安危。不以此時反而旣已失勢。顧與陳豨

謀反。舍人上變。其爲莫須有之言無疑也。史遷贊語。用意最妙。責信不能學道謙讓。不伐其功。不矜其能。爲信辨冤。意全在言外。信果謀反。豈無他辭責之。而必作此腐語以相繩耶。正見韓信矜功伐能。漢王畏惡其能。又使之失職。怨望。信之得罪。固在此不在彼耳。繼之曰。不知出此。而天下已定。乃謀畔逆。直射到天下未定。蒯通游說而信不從。時一段情事。相爲映發。而故反其辭以結之曰。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文情之微婉深痛極矣。

衛霍天幸得侯

衛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平陽侯曹壽。尙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師古曰。僮。總稱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生青爲衛氏。霍去病。青同母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李仁卿曰。衛霍皆淫婦人所生。蚤緣中宮爲侍中。至封侯。乃知功名之來。初無分於君子小人。而恆在夫逢與不逢之間。世之人有小才力。輒抗志自負。必期一日攫取富貴於霄漢之表。以致敗衄者多矣。寧知運有通塞。數有奇偶者乎。故孟堅備錄二子始終之事云。青爲平陽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豬。先母之子。皆奴畜之。嘗至甘泉居室。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去病所將常選。謂常選取驍銳。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觀史筆所著。二子遭遇可見矣。

賈董所遇相左

董仲舒醇儒其氣象最近漢文帝賈誼英才其幹局最近漢武帝使文帝得仲舒而用之則其仁風義聞必當更進於古而賈誼輔佐武帝亦必有以恢宏其志業而不至爲小人所中乃賈誼偏生於文帝時仲舒偏生於武帝時以英才而遇謙讓未遑之君以老成醇儒而事雄才大略之主又何怪其齟齬而兩不相入也見後村雜著

汲長孺第一流人

王氏文治曰西漢人物當以汲黯爲第一流識見高骨力剛氣魄真洵不愧社稷臣當時小人如張湯僞儒如公孫宏尊寵用事黯獨深折其奸廷叱衆罵不少屈長揖田蚡不拜衛青豈足爲黯道哉武帝爲太子時黯卽以莊嚴見憚旣帝卽位黯屢撻逆鱗其所建白者皆關家國安危至計至責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尤切中隱微深痼之疾言雖過峻帝不能罪也蓋人臣無高識則爭小節而昧大體骨不剛則易於挫抑其所守而氣魄不真有一毫好名慕利之心必不能浩然直達使上下交畏之如此宏背約顧旨於挫抑其所守而氣魄不真有一毫好名慕利之心必不能浩然直達使上下交畏之如此黯則謂其齊人多許無情實湯深文稍苛黯則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故莊助稱黯守城深堅可輔少主帝亦許其爲社稷臣顧不大用何者重違宏與湯也時宏湯用事不用黯乃可全黯置之淮陽所以全之也乃未十載而亡黯之不幸也故湯宏雖心疾之實無可如何而以武帝之豪氣狎侮廷臣不啻奴僕而于黯獨不敢不盡禮千載下讀其傳者猶覺生氣凜凜令人心開目明此黯之所以高出於兩漢諸名臣也夏醴谷曰黯旣歿而柏梁建太山封自將開邊求仙海上種種過舉漢廷諸臣無有言者

公孫宏開東閣

後村雜著曰。公孫宏爲人至不足道。而人多稱其爲相時。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以爲得宰相之體。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曰。接士館。以待國士。考漢時人材未聞有出門下者。予謂當時之賢人。未有過于董仲舒者。素無怨於宏。乃多方排陷。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非仲舒素行修潔。則其不免也久矣。宏于仲舒如此。吾不知其所禮以爲賢者。更屬何等。人當亦本傳中所謂賓客仰衣食之類耳。其立朝陰賊險深。有微怨必報。專以逢迎固寵位。則東閣之所謀議者。從可知矣。而後世猶豔稱之。何哉。

袁量之隙

王夢樓曰。袁盎。鼂錯。皆天資刻薄人也。而盎之惡更甚於錯。人告太尉勃反。下廷尉獄。盎爲明其無罪。當時皆誼之。不知勃爲元勳。其所以免相就國者。實自盎之無端讒間。使文帝疑忌日甚。太尉踉蹌無地。其後遂幾致滅族。乃盎旣構成其隙。又以營救博義聲。并市恩於太尉。以見操縱在己。其反覆傾險如此。亦何誼之有哉。其相吳而歸也。以吳王待之厚。專爲蔽匿。言不反。未聞以制吳之策。謀於君相。而挾其私憾。摧抑申屠嘉。迨七國旣反。又以私憾密謀誅錯。謂吳兵可卽罷。於是挺身使吳。冀吳王追其昔款而聽之。庶平定之功盡歸於己。不意錯誅而吳更熾。使非周亞夫等力戰平賊。則漢廷徒誅錯。而諸侯兵終不罷。其辱朝廷而羞天下也甚矣。盎之肉其足食乎。至於錯者。奮不顧身。議削七國。可謂忠於謀漢。然旣知削

之則反必速。爲錯計者。則必區畫兵食。部署將帥。預定制七國之策。然後遣使削地。使反書朝以上。討檄夕以下。豈不優游制勝。貽國家以萬全之安。而直爲此擾擾也。是則錯之罪也。乃議者不咎其謀國之疎。而責其變古亂常。以取禍。豈篤論哉。然錯終身言術數。號爲智囊。欲假吳楚之事。謀誅袁盎。乃反爲盎所族滅。而終不自知焉。韓非死於說。鼂錯死於術。世之喜爲小人者。可以鑒矣。

甘陳之功

夏醴谷曰。陳湯。甘延壽。矯制發兵。襲擊匈奴。時郅支斬漢使者。故討誅之。非生事邊徼也。漢至此始雪高帝平城。呂后嫚書。武帝空上單于臺之恥矣。匡衡抑甘陳之功。與宋璟裁郝靈荃之賞。似屬老成深慮。然郅支默啜當桀驁時。朝廷懸萬戶之封。不能得其一校。今乃不廢矢鏃。斬首萬里之外。而百年之患以除。此千古奇功也。不錄其功。反按問其吏士。設再有緩急。何以勸急公死事之臣耶。

伍被之過可原

沈梅村曰。伍被之心。本不欲淮南反漢。按安初召被計事。呼曰。將軍上。被卽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云云。及旣繫其父母。姑爲畫計。又勸先刺大將軍。乃可舉事。蓋以必不能之事。陰消其逆謀也。旋又說吳王濞之違天逆衆。是以不能成功。又以前車之覆。明陳其利害也。勸人反者。果如是乎。後安因帝繫治其孫建。遂謀舉兵西向。被復盛陳漢之功德。稱大將軍之材能。卽勸其詐爲丞相書。徙富民家屬等事。亦皆以迂曲

下策。陽爲謀而陰實沮之。故武帝之弗欲誅被。正以此耳。而張湯乃坐以首謀。冤哉。

貨殖列傳

孟堅議貨殖傳。崇勢利而羞貧賤。宜與儲同人。謂太史公發憤之所爲作。平準書專譏主上。貨殖傳則譏一世矣。班椽毋乃見其表而不見其裏乎。皆未足以窺子長之心也。陽湖惲氏敬曰。史記七十列傳。各發一義。皆有明於天人今古之數。而十類傳爲最著。蓋三代之後。仕者惟循吏。酷吏。佞幸。三途。其餘心力異於人者。不歸儒林。則歸游俠。歸貨殖。天下盡於此矣。其旁出者。爲刺客。爲滑稽。爲日者。爲龜策。皆畸零之人。是故貨殖者。亦天人古今之大會也。鍾伯敬謂補平準書所未備。可以操治天下之故。其義乃推而得之。其諸非太史公之本義與。

